

周国光/编著

体态语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体 态 语

周国光 钟英华 编著
李向农 欧阳俊玲

于根元 审订
杜俊山 插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体态语/周国光编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6
ISBN 7-81001-824-8

I. 体… I. 周… III. 身势语 N. H02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775 号

体态语

TI TAI YU

周国光 等编著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6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伊协月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2.125 印张 25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6000 册

ISBN 7-81001-824-8/H·52

定价: 14.50 元

序

80年代，我写过两三篇关于体态语的随笔性的、简介性的文章。那是为了赶赶时髦。80年代初，国外不少学者热衷于研究符号学，体态语是人的成套的动的符号，学者们当然对此有浓厚的兴趣。这股潮流很快进入我国，而且跟我国的传统学术碰撞、合流，我国有学者提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符号，破译佛家的手印也是符号。国外许多学者同时还热衷于探索人的大脑是怎样思维的。有学者发现，有人嘴里说“拍球”，手势却是先两手心靠拢然后才做拍球的体态，脑子里一开始想的可能先是“球”后是“拍”。体态语跟有声语言的比较成了探索人的思维的一种手段。

后来，我国进一步开放，很多外国朋友要学习中国话，要结合着学中国人的体态语。体态语，人类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语言不通就用体态语来凑。实际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的体态语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要交际顺利，还是要学一学。现在我国有几处手语市场，多民族、多国籍的人用手语做买卖。我想他们也还是学一些对方的体态语的，只不过是在实践中零七八碎地学罢了。有的外国朋友来我国要体态语的比较完整的材料，没有。他们就调查，准备编个东西，回去教一些人学得多一些、好一些。我也接待过这样的朋友。

于是我产生了两个想法。一个是应该有人编一本我国的体态语著作。这对同国外的交流，我国兄弟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以后的深入研究，都很有用。不然的话，我们的体态语

介绍老是停留在哪国人点头表示不同意、人的面部体态多到几十种之类老掉牙的趣闻阶段，体态语教学也是多少年不变的模式化。还有一个是调查、整理、研究的角度要有突破。过去基本上是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更应该从语言学的角度。这样便于认识体态语的本体的面貌，掌握它的内部规律。这不仅仅是采用语言学分类的方法：外来语、外语、方言、隐语、夸张、复合，而且采用语言学研究的形式、意义结合的方法，研究的过程和成果帮助我们更从更广的范围来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本质。

我的朋友周国光、李向农等所见相同，有志于此。他们现在的这本著作，把两个想法合在一起了。因此，这本著作的价值，一是这是我国的第一本体态语著作，有开创之功；二是从语言学这个崭新的角度来编写，又有开创之功。特别从应用的角度分析了色彩、适用的人和场合等，提供了书证，文笔很漂亮，都是优点。同时，这还是一本使用方便的半加工的研究资料。

周国光、李向农现在都是学术上颇有成就的人，要做的事情很多，曾经想在此基础上扩大成一本篇幅大一些的词典，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如愿。他们写这本著作是想进一步研究体态语的，他们在这本著作里透露了许多研究心得。体态语的严格界定、伴声的体态语的特点、体态语跟有声语言结合的种种关系、混沌态语言里较多出现体态语引起的种种思考等，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希望周国光、李向农或者别的朋友能有时间来进一步探讨。

于根元

1994年11月10日 北京

体态语和身动学论略

(代前言)

当代科学把语言定义为“表达和交换信息的符号系统”。体态语是由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肢体动作和体位变化而构成的一个图像符号系统，是语言中的一种。研究体态语的学科叫身动学。

一

体态语同有声语言一样，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它是情感、态度的表达手段和表现形式，也是形象思维的工具之一；它的构成是人体活动变化的结果，它又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和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它具有民族性，其中又包含着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但是，从本质上看，体态语是一种信息载体，一种包含着心理、生理、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人种等多方面因素的符号系统。它的形式系统以人体的生理变化、身体动作为构成要素，它的意义系统同心理上的情绪、情感和态度密切相关，它的功能系统则同社会环境、行为主体、有声语言等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应当抓住体态语的符号本质属性，运用符号学、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态语进行综合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这样我们才能较全面地认识体态语，并进行多方面的应用。

二

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指出：“除了图片之外，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里，关于体态语言的描写，也是可以排列起来加以逻辑的或数理的概括的（语言的概括或数学公式的概括）。”（180页，学林出版社，1983。）本书即是采用这种方法。从文学作品中取样是间接取样法的一种（其他取样法见本书“身动学”条）。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是按照人物的年龄、性格、职业、地位、性别等因素来描写体态的，同时也对体态的幅度、力度、频率、方式及其出现的语境作了描写叙述，因而作品中的体态语材料比较全面、集中，并且具有分析性，其主要缺点是不具备视觉可感性，线条较粗。所以，文学作品取样法最好同影视片段取样法结合起来。

从文学作品中取样要注意体态和体态的语言表述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一种体态有两种以上的名称和多种不同的描述，如“点头”“颌首”“首肯”表示的是同一个体态，对点头这一体态的描述更是多种多样。这些不同的名称和多种多样的描述，既带有不同的风格色彩，也刻划了不同的人物形象，这是研究者应该注意的；其二是两种以上的体态用同一种名称来称说，例如“摇头”这一名称就包括“晃动头部”和“摆动头部”这两个体态。这些对应关系的处理，既涉及异名同形体态和同名异形体态的确定，也涉及确定体态形位和形位变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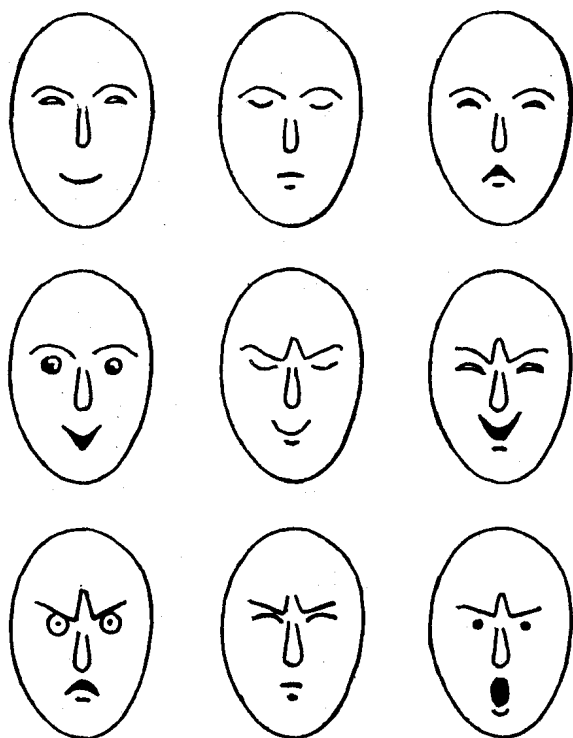
三

要描写一种语言，首先要确定一定的语言单位；要描写

一种体态语系统，也要确定一定的体态语单位，尤其是基本单位。所谓基本单位，指的是像语言中的词一样，具有一定的形式，能表达一定的意义，能够自由运用。我们不妨称之为体态词。

在人们的感性中，像“招手”“挥手”“瞪眼”“皱眉”这样由一个部位的动作变化形成的体态就是体态语的基本单位，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也是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的体态来描写、来命名的。但是，在实际生活和交际中，体态都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即全身各个部位的表情、姿势、动作等构成一个整体图像呈现出来。人们常用“咬牙切齿”表达愤怒或仇恨，而实际上人们咬牙切齿时，身体的其他部位不可能毫无变化。那么，把“瞪眼”“皱眉”“撇嘴”“跺脚”这样的体态看作体态词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人眼的视网膜存在着中央窝和边缘区的区别，因而人们看东西也有视觉焦点和余光区的区别。人们接收体态表达的信息时，并不都是从头到脚全部看一遍，而是将视觉焦点集中在某一部位，该部位可称为整体体态中的信息焦点，其他部位的体态则用余光扫描，并利用知觉的整体性构成整体体态图像。同样，作家在描写体态时，也是把视觉焦点集中在信息焦点体态而略去其他；影视中的体态特写镜头也是视觉焦点和信息焦点原理的应用。实际上，整体体态中确实存在着信息焦点。从前苏联心理学家帕维尔·马克西莫维奇·雅柯布松所作的这幅画上可以看出（见图），人的面部表情基本取决于嘴唇、眉毛和眼睛部位的各种不同组合，也就是说，嘴、眉、眼在脸部体态的构成中起着主要作用，负载着主要信息。这也说明了作家为什么对这三个部位的体态



描述得比较多、比较细。由此可见，无论是人们对体态语基本单位的感性认识，还是作家对体态的描写，以及摄影师对特写镜头的运用，都是有其生理上和视觉机制上的依据的，同实际交际中人们接收体态信息的情况也是相符合的。

把身体的一个部位的动作、变化作为体态语的基本单位，还有其他方面的理由和依据。

其一，身体各个部位的动作、变化虽然以整体图像的形式出现，但是构成整体图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体态的形式、意

义和功能并不相同。例如，“咬牙”“皱眉”“瞪眼”可以组成一个表示愤怒的面部表情，但是它们的形式、意义和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形式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从意义和功能上看，“咬牙”还表示决断和用于克制感情；“皱眉”还表示思考、疑惑；“瞪眼”还表示惊讶、责备和用于制止。它们可以分别同其他部位的体态复合起来表达其他意义。

其二，当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同一对象表示同一种情绪、态度时，由于诸方面因素的不同，人们会分别表现出不同的体态。例如：

他吹了《清明雨》、《东风儿来》、《耕牛地里走》等曲子。对听众来说，那仿佛是旱天雨，那份儿滋润是没法子用文字表达的。黑压压的一群人，鸦雀无声，有瞪眼咧嘴的，有眯上眼的，有摇头晃脑的，有咬紧牙使劲的——全醉了！（宋清海《吹塌天小传》）

上例中表示同一种精神状态的不同体态分别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同其他体态复合，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复合为一个整体，这说明这些一个个的体态具有使用上的独立性和自由性。

其三，表达不同情绪、态度的各个身体部位的动作变化也可以复合起来构成表示相互矛盾的或混合的情绪、态度的整体体态。例如：

聂小轩听了，正不知该怎么回答，一看女儿眉头尽管皱得很紧，两边嘴角却是向上弯去。（邓友梅《烟壶》）
上例中的“皱眉”表示为难，“嘴角向上弯去”则表示高兴。这种情况也说明一个部位的动作变化所形成的体态具有独立表义、自由使用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把身体的一个部位（如眼、嘴、手、腿

等)所出现的一个动作、变化(如瞪、张、拍、抖等)作为体态的基本单位,并把这一体态单位称为体态词。

体态词组合起来,可以构成更大的体态单位。

体态词组合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时性组合,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态词由同一个行为者同时表现出来,复合为一个整体。这种体态我们称为复合体态,其单位为体态短语。另一种是序列性组合,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态词由一个行为者连续发出,形成一个体态序列,这种体态我们称为连续体态,其单位为体态句。

体态词复合为体态短语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同义复合 即意义相同的体态词复合。所表达的基本意义同体态词一样,但程度有所加重。

反义复合 即意义相矛盾的体态词复合。多出现在心情矛盾时或掩饰真实情感时。表达的意义或一真一假,或互相抵消。

偏正复合 即一个体态词对另一个体态词进行限定、修饰性的复合。多由表达情感、态度的面部体态同表达指令、祈使的体态复合。如表示要求的“伸手”跟不同的面部表情复合就表达不同的意义。

混合复合 即表达不同意义的体态词复合为表达复杂情感、态度的短语。多由内心情感复杂而不能有序地表达所致。

根据体态句所表达的意义的变化和趋势,体态词(或体态短语)组合为体态句的情况有以下几种类型:

增强型 表达的情感、态度的程度逐步增强;

减弱型 表达的情感、态度的程度逐步减弱;

转变型 表达的情感、态度发生类别的变化;

终止型 表达的情感、态度因自控体态的出现而持续或停止。

这几种基本类型结合起来,可以构成更复杂的体态句。如“拍案而起(愤怒)→咬牙(克制)→坐下(冷静)”,就是终止型同减弱型的结合。

四

体态语的分析包括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共时分析主要包括形式分析、语义分析和功能分析;历时分析主要是分析体态语的形成和演变。

形式分析包括确定体态语的形式单位,分析体态的形式构成,描写体态语的形式系统等。

对体态语作形式分析,我们可以借鉴语音学的分析方法,首先确定体态语的形式单位,然后按其形式特点进行分类,对同一类别的形式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出体态语的形式构成成分和区别特征。

如前所述,我们把体态词作为基本单位。一个体态词的形式所代表的形式单位为一个形位,同一个体态词的不同表现为形位变体。例如“点头”是一个形位,那么各种不同的点头(如“点一点头”“微微点头”“狠狠点头”“连连点头”等)就是这一形位的形位变体。对同一形位的不同变体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到形位变体的区别特征,如幅度、力度、次数、频率等。

对不同形位进行形式分类、比较、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到体态形位的区别特征,如体态的类型、部位、方式等。

我们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体态语的形式系统进行了分

析，简要描写如下：

基本形位单位为形位，每一形位有若干形位变体；

每一形位由若干形式要素构成，体态语的形式要素系统是：

1. 体态部位：如头、眼、眉、鼻、嘴、肩、肘、手、胸、腰、腿、脚等；
2. 体态方式：如摇、点、瞪、皱、耸、撇、拐、拍、挺、扭、抖、躁、坐、蹲、躺等；
3. 体态规模：如幅度、力度、频率、数量等。

根据形位的形式构成要素和形式特点，体态可作如下形式分类：

首先，体态可分为静态的表情、姿态性体态和动态的动作性体态。

静态的姿态性体态根据表现部位可以再分为头部、面部、胸部、腰部、腿部和全身姿态；每一部位的姿态根据具体的体态方式可再分为若干小类。如头部姿态就可以分为“歪着头”“仰着头”“低着头”“伸着头”等；每一具体的姿态根据体态规模再分为不同的变体。

动态的动作性体态也可以根据动作部位、动作方式、动作规模为标准，分成不同的层级和类别。

体态还有自主不自主、伴声不伴声、接触不接触、接触他人和接触自身等方面的区别。根据这些区别，体态语的形式区别特征可归纳如下几组：

静/动 如“歪着头”和“头一歪”。

自主/不自主 如“撇嘴”和“嘴唇哆嗦”。

伴声/不伴声 如“耸鼻子+哼”和“耸鼻子”。

接触/不接触 如“手指指人”和“手指点人额头”。

接触自身/接触他人/接触他物 如“敲额头”“点别人额头”和“敲点桌面”。

方向的前后/上下/左右 如“伸头”“仰头”“歪头”。

动作路线的曲/直 如“晃头”和“摇头”。

幅度的大/小、频率的快/慢、数量的多/少 和力度的强/弱 这几组区别性特征是形位变体的区别特征,它们具有区别体态意义的程度的作用。

对体态作形式分析,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千姿百态的人类体态,是由一定数量的形式构成要素。(约几十个)→一定数量的基本体态形位(约几百个)→上万个乃至更多的复合体态形式这样逐级构成的;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形式要素和基本体态形位的不同配合,不仅可以产生意义在程度上的变化,而且还可以导致意义在类别上的变化。例如,“头”这一部位以不同的方式动作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如“点头”“摇头”“晃头”“歪头”“昂头”“低头”“伸头”“缩头”等;“拍”这一动作方式由于接触的部位不同,其意义也不相同,如“指头”“拍手”“拍胸脯”“拍大腿”“拍屁股”“拍他人肩膀”等。

五

体态语的语义分析包括确定体态的意义和语义单位,分析其语义构成,描写语义系统,分析语义系统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等方面。

一个体态词可以表达若干种意义,每种意义称为体态词的一个义项。义项的确定可以运用语言学中的义项确定法,即

把一个体态词及其出现的语境情况共同排列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抽象、概括,归纳出各个义项来。

一个体态词是由一个体态形位和若干个义项相结合而构成的,称为一个体态词位。一个义项同一个个体态形位的结合体称为一个词项。这样,一个体态词位也可以看作若干形式相同的词项的复合体,其中的每个词项是这一词位的词位变体。

一种意义可以由若干个词项表达出来,我们把这些可以用若干个词项表达的意义称为一个义位,表达这一意义的各个词项是这个义位的义位变体。例如表达“愤怒”的几个词项(如“咬牙”“握拳”“瞪眼”“拍桌子”“跺脚”“脸面抽搐”等)就是“愤怒”这一情感意义的义位变体。义位变体之间是同义关系。

体态语的语义系统分为情态意义系统和理性意义系统。

情态意义系统由情感义位系统和态度义位系统构成。

情感义位系统可分为积极情感义位和消极情感义位。这两类义位中的基本义位如下:

喜悦/悲哀	愉快/愤怒	爱/恨
喜爱/厌恶	镇静/急躁	舒畅/郁闷
醒悟/迷惑	兴奋/疲倦	无畏/恐惧
骄傲/羞愧	满足/遗憾	欲求/鄙弃

等等。

这些基本情感义位下面根据不同的特点和程度还可以再分出更小的类别和不同的层次。如“爱”有疼爱、抚爱、爱慕、敬爱的区别(如“抚摸小孩的头”表达的是疼爱、抚爱;“扑入情人怀抱”表达的是爱慕之情;“仰视”“注视”表达的是敬

爱之情)。“愤怒”也有不快、生气、微怒、恼怒、大怒、暴怒、狂怒的区别。

态度义位系统也可以分为两类：肯定态度义位和否定态度义位。这两类义位中的基本义位如下：

友好/敌视	热情/冷淡	关切/漠然
谦慕/傲慢	满意/不满	同意/拒绝
服气/不服	信任/怀疑	尊重/轻视
认真/儿戏	温和/严厉	泰然/尴尬

等等。

这些基本的态度义位下面根据不同的特点和程度也可以再分为更小的类别和不同的层次。

表达情感、态度的体态词项根据它们表达的意义，分别分布在不同的义位上。

人的情感、态度还有复合的，如悲愤交集，又气又爱，又热情又谦恭，恭敬而冷淡等，这些复合情感、复合态度一般由复合体态来表达。

这里说明一点，情感是内在的，态度则是外在的，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例如内心对某人十分讨厌，但由于某些原因表面上又不得不十分热情；内心渴望得到某种东西，表面上却又装得十分淡漠。这都说明了情感和态度的区别。因此，一个体态词项可以同时分布在情感义位和态度义位上。例如，“向人挥动拳头”既表现了愤怒的情绪，也表现了敌视的态度。这说明体态表达的意义是复合的。只有综合考察体态词项在语义系统中的全部分布情况，才能完整、全面地掌握它们的意义。

体态语的理性意义系统比较简单。分布在这个系统中的

体态词项一般包括如下几类：

标志词项 标志事物、方位的体态；

性状词项 描绘事物的形状、大小、高低、范围的体态；

数量词项 表示数量的体态；

意愿词项 表达意志、愿望（如邀请、指使、阻止、乞求等）的体态。

把体态语的情态意义系统同理性意义系统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体态语主要是表达情感信息。

由于体态语表达的信息具有综合性，所以一个体态词项也可以同时分布在情态、理性两个意义系统中。

体态词项之间还存在着同义、反义和类义关系，其中同义关系较为重要。同义体态之间的区别，一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达的意义在程度上的区别；

风格色彩上的区别（外来色彩、时代色彩、地域色彩、职业色彩、褒贬色彩等）；

体态的使用者和适用对象的区别，如年龄、性别、性格、身份、职业、地位等；

体态的正式程度和使用范围上的区别。

同义体态的辨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测量情绪、情感，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体态语的社会属性，这对于体态语的理解和使用都有重要的意义。

六

对体态语作功能分析，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从体态语同有声语言的关系入手。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体态语的